

丑

高小康 著

的魅力



山東畫報出版社

丑

高小康 著

的魅力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丑的魅力 / 高小康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5
ISBN 7-80713-256-6

I. 丑... II. 高... III. 美学 - 通俗读物
IV. B8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0686 号

责任编辑 向小佳
装帧设计 王 钧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042 8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11.5 印张 111 幅图 96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定 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 文学

目 录

导言 丑的魅力 1

诗意与丑 3

丑是什么 8

从太阳走向星空 14

在笑声背后 19

白鼻梁与红鼻头 21

癞蛤蟆能否爱上天鹅 26

机智的傻瓜 32

空心人 37

狂欢与大话 42

老树著花 51

形神之间 53

性格的魅力 58

透、漏、瘦、皱、丑 64

骷髅之舞 73



谁害怕大灰狼 79

从大灰狼到大白鲨 81

流溢的“祸水” 87

鬼影幢幢 97

多见多怪 107

丛林的呼唤 109

美杜萨之死 115

丑的流行 121

恶之花 127

地狱之门 129

恶心的欣赏 138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146

无机的世界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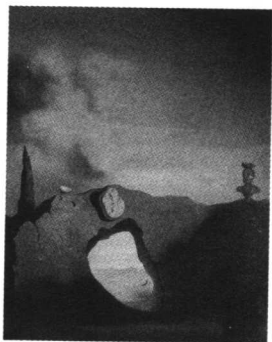
移情与抽象 153

生命在消解 158

米老鼠与简化的世界 163

跋 175

导言 丑的魅力



如果没有了美，世界就是一片黑暗；如果没有了丑，世界将是一片透明。黑暗是虚无，透明也是虚无。然而，人的世界不是虚无，是『有』。

诗意与丑

有一句老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也就是说人们对美的爱好和向往是普遍的、古已有之的心理需要。但只是到了当代，对“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美丽”的热爱和要求才变得空前强烈和热闹了。从铺天盖地的充斥美女形象的视觉图像到五花八门的选美活动，再到形形色色匪夷所思的美容用品乃至整容手术……似乎当代人的生活乐趣就是获得和消费美丽。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在对“美”或美丽的追求之外，人们对“丑”也有浓厚的兴趣：玩具中丑娃越来越流行，演出中小丑越来越吃香，文学对丑陋乃至丑恶的事物越来越喜欢表现。而在社会交往和评价中，丑、怪、狂、俗常常成了最引人注目的形象特征而被用来进行各种形象包装设计。

这种美丑并兴的情况好像是一种典型的当代文化现象，但作为一种复杂矛盾的心理需要却有着久远的历史。比如中国先秦时期的哲人庄子就表现出这种复杂的精神境界和情趣。

庄子是个哲人，更是个诗人，是个对世界和人生中的美好事物具有非凡的敏感体验和想像的人。他的著作开篇就是充溢着想像力和情感的诗意描绘：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何等恢弘壮丽的想像！可是还没等你从壮丽的遐想中缓过神来，他的口气已经变了，变成了蝉和斑鸠近乎搞笑的对话：我一蹦几尺高，搞不好还栽个鼻青脸肿，你飞那么高干吗？



由壮丽而陡转至滑稽，这种戏剧性的对比是庄子的典型风格之一。接下来就不仅仅是滑稽了——奇形怪状的大树、言行诡异的高人、槁木死灰的生活态度……最离奇的是他在描述人的相貌时所表现出的奇特兴趣：他写到过一个被砍掉双腿的残疾人王骀，这人虽然残废了，可仰慕、追随他的人数之多据说可与孔子的弟子相比。另外有一个叫哀骀它的人，相貌奇丑，女人们却宁愿当小老婆也要争着抢着嫁给他。此外还有佝偻拐脚的、长着大瘤子的等等奇形怪状的人，他们竟然能够使得国君喜欢他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觉得正常人反而难看了……庄子到底喜欢美还是丑？这似乎变成了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庄子》中有一篇叫《齐物论》，其中有一段说：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皦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恟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荇，螂蛆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这段话的意思是：人们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腰部患病甚至酿成半身不遂，泥鳅也会这样吗？人们住在高高的树木上就会心惊胆战、惶恐不安，猿猴也会这样吗？人、泥鳅、猿猴三者究竟谁最懂得居处的标准呢？人以牲畜的肉为食物，麋鹿食草芥，蜈蚣嗜吃小蛇，猫头鹰和乌鸦则爱吃老鼠，人、麋鹿、蜈蚣、猫头鹰和乌鸦这四类动物究竟谁才懂得真正的美味？猿猴把獼狙当做配偶，麋喜欢与鹿交配，泥鳅则与鱼交尾。毛嫱和丽姬，是人们称道的美人了，可是鱼儿见了她们深深潜入水底，鸟儿见了她们高高飞向天空，麋鹿见了她们撒开四蹄飞快地逃离。人、鱼、鸟和麋鹿四者究竟谁才懂得天下真正的美色呢？

总而言之，庄子的意思是好坏、美丑其实没有一定的标准，也就

没有了区分的意义。“齐物”就是齐大小、善恶、美丑为一。人们都认为这是庄子的哲学，也是他的美学。

话虽这么说，但要真认为庄子没有自己关于好坏美丑的判断标准，那是说不通的。他要真觉得什么东西都一样，那他就不会写出那么瑰丽雄奇的文章了。他写大鹏鸟蓝天翱翔，写神人冰清玉洁，那种诗意的想像中当然蕴含着他的审美趣味和理想。但不可思议的是，他的想像中还蕴含着与人们通常所欣赏的趣味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就是他对畸形、反常、猥琐、衰朽、死亡等丑陋形象的兴趣。这类丑陋对象的描写与那些壮丽恢弘的描写同样精彩。从庄子充满想像力和情趣的描写就可以看出来，他并非真的认为世界上好坏、美丑的区分没有意义。他毕竟还是认为有些东西更值得欣赏，只不过这种趣味同时包括了美丑两极。这听上去好像很奇怪：一个爱美的人怎么可能同时也会喜爱丑陋呢？

其实这并非庄子独有的趣味。和庄子生活的年代相去不远的两千年前，古希腊雅典的黄金时代有一位著名的执政官伯利克里。他留下的一句名言就是“我们是爱美的人”。后代的人们也一直把这句话作为对雅典的古典时期文化精神的定评。在西方人心目中，雅典同美是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在古代雅典的趣味和理想中还有不同于美的另外一面。黄金时代的雅典人曾经如痴如狂地钦慕和追随一位相貌丑陋的哲人。这位哲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苏格拉底。他最令人倾倒之处当然是他的智慧。至于他的容貌，就连他自己也毫无信心。一位名叫亚尔西巴德的美男子讥笑苏格拉底长得像奇丑无比的林神西勒诺斯。话虽然这么说，他却承认自己被苏格拉底迷得神魂颠倒（在古希腊同性恋被视为高尚的爱情）。当时有一位名妓赛阿泰达也同样喜欢苏格拉底。他们喜欢苏格拉底的什么呢？当然是他的智慧和气质。但他的独特气质其实是和他那吓人的丑陋容貌分不开的。据说苏格拉底上了战场，扛着武器昂首阔步、斜目四顾地行走，居然使得敌人不敢上前。可见他的形象不仅有吸引力而且有震慑力。这位容貌丑陋的哲人不仅以他的思想和机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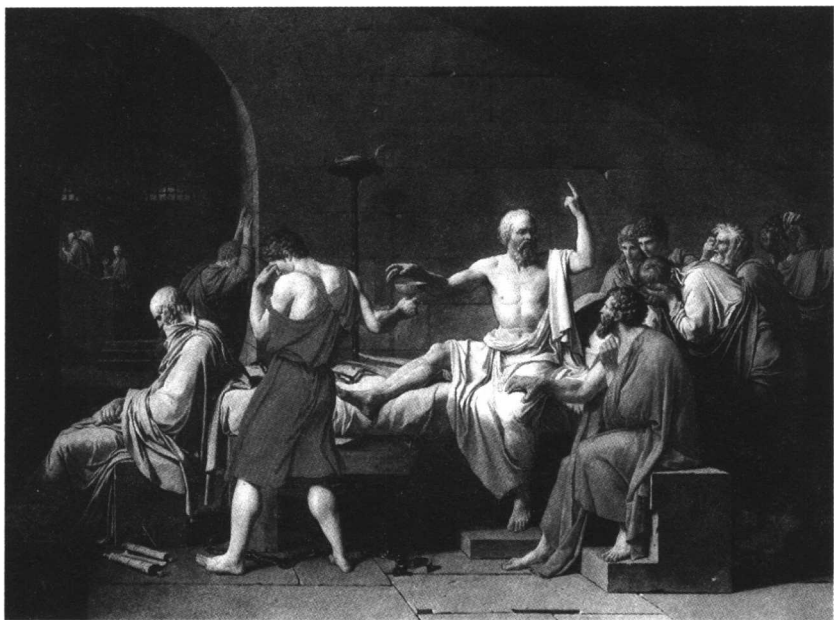
而且以他的容貌而名垂青史。这的确有点不可思议。

庄子和苏格拉底的故事在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的例外。中国历史上因相貌丑陋而知名的传奇人物从周代的无盐、晏子到三国时的庞统，到民间传说中的钟馗，代代不乏其人。外国文学中最著名的例子当数法国作家雨果笔下的《笑面人》和《巴黎圣母院》中的角色。这些丑陋人物的共同特点，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德不显于形”。用当代的俗话来说就是“外貌丑而心灵美”。“人不可貌相”这句话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

人们似乎相信，这些“德不显于形”的丑人是以他们的“心灵美”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欣赏的。庄子和苏格拉底也都是这样解释人们敬仰丑陋者的理由。照这样的想法，无论是庄子中的畸人还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他们的丑陋都是外在的，也是偶然的，和他们之受人仰慕没有关系。话虽这么说，但试想一下，如果把这些人物的丑陋容貌去掉会怎么样呢？是否会使人们同样欣赏甚至更欣赏他们原本内藏着的“美”呢？恰恰相反，这些人失去了相貌的丑陋只会使形象减色，较少有可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尽管大家都相信“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句俗话，却也很难否认一个相反的然而又是普遍的感受：丑有丑的魅力。庄子之所以要专门挑选一群奇形怪状的丑八怪来作为他的“大德内充”的代表，看起来是一种修辞手法，就是有意制造出外貌的丑同心灵的美之间的对比和冲突来强化他所主张的内在美的戏剧性力量。但正是这样的对比和冲突，使得审美从一般意义上的趣味的满足变成了激情的张扬，在表现内在美的时候，把“丑”也引入了人们的审美视野。

苏格拉底的情况好像和庄子中那些丑八怪们不太一样。他的智慧和人格的力量成为古典时代的雅典人心目中的精神楷模，并由此而成为西方古典文明的一个象征。这一地位好像并不因为他的长相如何而受影响。不过人们也都知道，苏格拉底不是通常人们所理解的那种十全十美的圣人或英雄。他很有些古怪的地方，这不仅仅是指他那常常被拿来说事的容貌。他是被雅典人处死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

惹恼了雅典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只牛虻，专门叮刺雅典人以激活他们的生命力。苏格拉底是以近乎诡辩的机智出名的。他的被称做“苏格拉底式机智”的思考和辩论方式的特点就在于，总是从常识和习俗的反面入手探索被人们的习惯和成见所忽略或遮蔽了的真理，从而唤起人们的思考和批判能力。他是个真正的雅典人，即人们所说的那种“自己不想安宁也不让别人安宁”的人。牛虻当然是一种丑陋的动物，不能和蝴蝶相比。苏格拉底的处世态度显示出来的那种牛虻精神正是丑所具有的魅力——从常识、常规的反面激发人们的审美趣味与生命活力。雅典人自称是“爱美的人”，其实他们应该想到自己同时也是爱丑的人。他们喜欢和谐、完满，同时也向往冲突和怀疑。当他们真正不再对丑感兴趣，不再能够容纳反面的意见、观念和趣味时，便意味着走向了萎弱和衰落。发生于希腊诸城邦之间兄弟阋墙的波罗奔尼撒战争耗损了古希腊文明，也伤了雅典人的元气。这时他们就不



苏格拉底之死 1787年 雅克-路易·达维德



再能够容忍苏格拉底了，他们指控苏格拉底“僭立新神”、“蛊惑青年”而把他处以死刑。苏格拉底之死标志着雅典从黄金时代滑落了。

一个真正爱美的人不能不同时也是一个爱丑的人，尽管这话听上去是个悖论。

丑是什么

中外历史上有许多哲人在流传下来的许多文章中都探讨过“美是什么”的问题，其中最搞笑的答案之一就是柏拉图的《大希庇阿斯篇》中一个自命不凡的智者希庇阿斯的回答：“美就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如果模仿希庇阿斯的口吻回答“丑是什么”的问题，大概再简单不过了：“丑就是一位相貌猥琐的老巫婆。”这种回答问题的方式太简单了，但毫无问题是个具有高度常识性价值的回答。当人们在试图确定什么东西美的时候，往往比较谨慎，因为对美的判断评价有时需要相当的审美经验和素养。而谈论什么是“丑”的时候则不然，从常识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人会怀疑自己判断“丑”的能力。换句话说，“丑”和审丑是一种不需要借助于教育获得的普通经验。

问题是一旦进入美学，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从《大希庇阿斯篇》谈论“美是什么”之后，几乎尾随而来的第二个老问题就是“丑是什么”的问题。古人在谈论人爱美的天性时，便意味着通过审美标准的取向而把对象世界进行了划分——一切肯定皆否定，“爱美”这个概念的意义是由“不爱非美”的否定态度所限定而产生的。“丑”的概念作为一种否定的极端形式，即与肯定的“美”相反对的负价值，在审美观念中具有了意义。

在经典的美学与艺术观念中，丑是美的否定或反对。“丑是什么”的问题不过是“美是什么”这个老问题的另一种提法而已，问题绕回到了出发点。自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来，美是和谐、完满、统一之类的形式观念长期统治着西方古典美学思潮。相应的，丑总是被理解为不

和谐、不完满、不统一的形式。但麻烦在于，什么是和谐、完满、统一？关于这些问题从来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普适的标准。到了近代，对美的看法逐渐从形式转向了意蕴表现，美同人的心灵状态乃至整个生命状态联系了起来，而丑则被理解为是表现性的否定——虚假、空洞，或者是生命状态的否定：退化、僵死。然而麻烦依然存在：心灵表现的真假问题是个无从判断的问题，至于对生命本质的解释则从来就没有一致过，到了近代就更加不一致了。因此，经典的美学观念尽管明确地界定了美和丑，但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确定。

怀疑论者从很早就开始对经典美学观念中的美丑之分进行了批判。庄子说，毛嫱、西施都是绝代佳人，但鸟见了她们却会吓得飞走，麋鹿见了她们也会撒腿逃跑。那么，到底谁是真正懂得美丑的呢？话虽然荒诞不经，却击中了经典美学的一块心病。西方人有句老话，叫做“趣味无争辩”，和庄子的意思差不多，总归是否定有恒定的美丑标准。即使是崇尚古典审美理想的人也无法否定怀疑论者所看到的现象。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说，如果要问魔鬼什么是美，它一定会说是头上长一对犄角，身上长四只蹄子和一条尾巴。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则承认，黑人会认为扁鼻子厚嘴唇是美的。尽管他们认为这种相对性不足以否定美的客观标准，但无论如何，至少是使得关于什么是丑的标准与信念变得可疑了。从审美观念史来看，过去时代的人们关于美的认识在后代的文化中可以保留下来，而关于丑的看法却不断被否定掉。过去被美学家斩钉截铁地宣判为丑的东西今天却可能变成了大家所共同欣赏的美，这类事例屡见不鲜。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下结论说：“美是难的。”然而对于经典美学来说，显然丑比美的问题更加棘手。

在神学家们眼里，丑不是某种存在状态，而是“不存在”的状态。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全知全能至美至善的上帝所创造的，怎么能够设想“他”会创造丑呢？早期基督教的一位“教父”圣奥古斯丁认为，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丑，只有相对残缺的美同更高级的美相比较而产生的丑。至于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些不那么完满的美，在奥古斯丁看来，只是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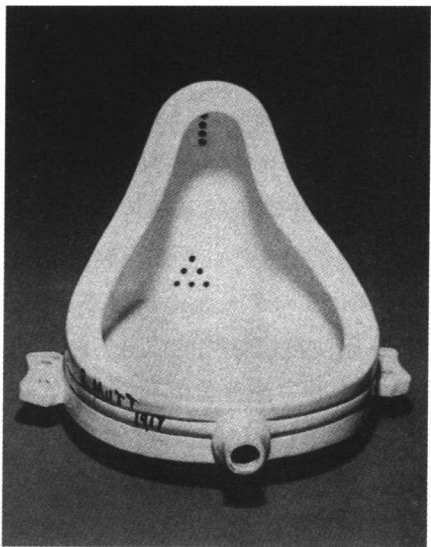


了造成多样化的和谐，从而使美表现得更为突出。我们在经验中所感觉到的丑，是我们自身的限制所致：“对我们来说，似乎宇宙间的许多事物都是混乱的。但是，如果我们被搁置在墙角里，就像一座雕像一样，那么，我们就无法领悟整幢房子的美。”神学家当然是在阿谀上帝，虔诚的信念使他们不得不否定上帝创造的世界中有丑存在。“审丑”的问题因此而取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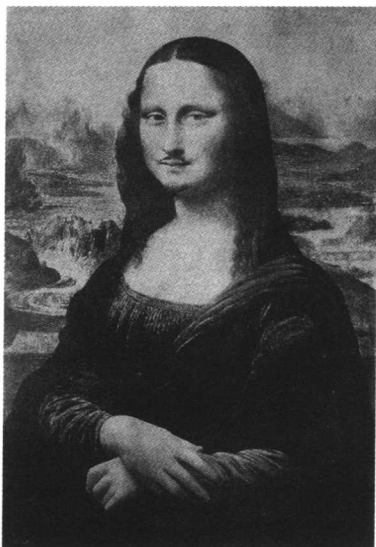
19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对美和丑的关系问题作了相反的解释。在他看来，世界的本质是“意志”，即非理性的自发冲动；而理性文明则是由非理性的“意志”幻化而成的“表象”。也就是说，本能的、自发的、非理性的冲动是真实的存在，而理性是虚幻的。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个观念，可以说美是虚无的幻象，而丑才是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叔本华拉开了现代主义美学的序幕。在这出戏中，丑逐渐变成了审美问题的中心。形形色色的现代派艺术所共同具有的特征是对古典艺术精神的反叛。从审美观念来讲，就是用丑来反抗和取代古典的美。这种反叛思潮的一个典型代表，是达达主义艺术家杜尚。他的艺术“创作”其实就是这种反叛的工作。他把瓷溺器题名《泉》放进画廊，或给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像的脸上添两撇胡子，这类激进的反古典的革命的思想基础就是自叔本华以来的非理性思潮。现代主义者把人心想像成一座黑暗的地狱、“丑”的渊藪。他们越是向人心深处探索，就越是远离了古典艺术精神中所追求的“真、善、美”。价值观念的反转使人们无法再用传统的语言 and 标准来谈论美和丑的问题了。

浏览一下审美观念的演进历史，我们似乎不得不承认“趣味无争辩”，因为我们越来越无法找到一个恒定的美丑区分标准。今天的人们几乎不敢肯定有没有公认的“丑”。这本来是一桩美学的老讼案，而现在越发变成了纠缠不清的一团乱麻。

这个麻烦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语言功能的误会。传统上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有一种被称为“语义向心主义”的倾向，就是把语言这种能指符号同所指的事物混为一谈。这种倾向在哲学中表现得格外突



泉 现成品 原作1917年 杜尚



L.H.O.O.Q 1919年 杜尚

出。人们把一大堆玄奥的概念当做了“实体”，并由此而产生了聋子对话式的争论。美学当然也未能幸免这场灾难。不同文化、不同趣味的人们用“丑”这个能指去指称极不相同的事物，却以为大家说的是同一种对象。无穷无尽的争论由此而起。然而现代语言学早已告诉我们，语言作为能指，同所指的客观事物并无任何联系。人们在说“丑”的时候，所指为何，这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有很大差异。但这个概念作为能指，却具有跨文化的共同特点：它表明了一种评价态度而不是一种客观实在。从这种共同性出发才有可能探讨什么是丑的问题。

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人的审美行为是一个将自己所获得的各种知觉材料组织起来的过程。这种组织过程的内在根据是对事物的完满性所抱有的期待心理。如果说美感是来自这种期待的实现，那么应该说，丑的心理本质就是这种期待的落空。人们在谈论什么东西“丑”的时候，都是意味着这个东西在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头，同期待中的完满状态不一样。



丑的感受不是一种确定的心理状态，而是可能在不同情境中包含着各种各样很不同的内容。艺术中的“丑”常常同滑稽、幽默、喜剧性等联系在一起，如戏剧行当中的“小丑”和其他类型的喜剧角色。这类“丑”角或者从外观形象、或者从内在气质中产生出喜剧性的不协调和矛盾，如个人与社会的矛盾、行为意图与结果的矛盾等等。诸如此类的矛盾使人们对人物行为的常规期待落空，产生了无法确定意义的悖谬状态，这就是荒诞感。就拿长相来说，一个人无论长得多么丑，都不一定能够令人发噱；然而如果他有意使自己长相的“丑”凸现出来，就会使人觉得滑稽可笑。因为他使人们的习惯评价态度落空了。在人们因为欣赏丑而开怀的那一瞬间，被常识所认可的“美”会突然失去份量。就在这时，人们落入了意义失落的那种荒诞境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喜剧看做是卑下的东西，就在于它们会对习惯上视为美好的事物产生破坏甚至颠覆的作用。

除了喜剧性外，更多的“丑”引起的是消极的情绪反应，如厌恶、恐惧、烦恼等等。这类“丑”通常同“恶”联系在一起，成为从审美和功利两方面都被否定的负价值。在不同文化、不同趣味中，这类“丑”的对象往往有很大的差异：有些人深恶痛绝的东西可能又是另外一些人所欣赏、喜欢的东西。但作为主观评价的态度则都是相同的，只要是被认为属于丑恶的东西都会引起感官和精神方面的消极反应，种种消极反应都意味着欣赏者和欣赏对象之间的对立和排斥。虽然如此，人们却又会对这类东西产生兴趣，甚至被这些令人不快的东西所吸引，这是不是个悖谬？过去，美学家们和文艺理论家们在谈论艺术创作与欣赏中对丑的事物的兴趣时，常常喜欢用“生活丑化为艺术美”之类的玄谈来搪塞。这种说法虽然很流行，但老实说，同人们的经验大相径庭。事实是，人们不仅在艺术中，而且在生活里也喜欢欣赏某些被认为是“丑”的东西。畸形、残缺、死亡、罪恶等等被认为是“丑”的事物在进入艺术之前就进入了艺术家乃至普通人的兴趣视野。这个悖论的实质在于，人们否定、排斥的是丑的对象，而感兴趣的是自己对丑的体验。厌恶、恐惧、烦恼等等消极情绪从深层心理来说并不纯然